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饑荒的中國  
抗戰中的民生問題  
救國與民教

# 社會 · 社會問題

孫燕京 張研 主編

# 民國史料叢刊

續編  
0810

# 民國史料叢刊

續編  
0810

孫燕京 張研 主編  
社會 · 社會問題

饑荒的中國  
抗戰中的民生問題  
救國與民教

瓦爾特·西·馬羅立(Walter.H.Mallory)著，吳鵬飛譯

## 饑荒的中國



# 芬力君序

除了刻塞令伯爵（Count Keyserling）底一位哲學家之旅行日記（“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中關於中國內地鄉村生活的形容逼真的一段文字外，足使這篇取材既確鑿可靠。內容又趣味濃厚的關於「中國饑荒的地方」的作品，增色不少的，可說是沒有一頁更好的引言了。他這段文字中，先鋪敍那班黃種人，怎樣以山爲防守的要塞，——所有從山腳與山頂之間的地方，都被墾植着，——而不時和饑荒挑戰着；其次更陳述他們何以因欲供奉死者，且因不願遠離他們而自謀生計，以與饑荒在他鄉續戰的原因，同時饑荒又怎樣乘機從他們底祖墳，掘地以進，而將生者擄去。如今且將這段描寫如畫的文字，照錄於下，以介紹給關心中國饑荒問題的讀者：

從山腳直到山底最高峯，每時的土地，都已被開墾着，——很謹慎地被澆着肥料，更很盡力和專心一志地被耕種着；而且這一類形似埃及金字塔的山，都已被點綴着人工的地壇

用泥土築着，更有泥牆圍着的村落，在這個景色中，正顯露着自然形體底結果：牠們正很堅強地和那褐色的背景反抗着，並且我到處見到，有許多的農夫，正在有條不紊，聚精會神，和躊躇滿志地工作着。他們就是這班將生活重任委諸大地的人。他們那短衫底青藍色，彷彿已和耕地裏的碧綠色，以及已經枯竭的河床底金黃色，一般成爲野外景色底重要部分，而互相襯托着。一個人，如果在腦海中，沒有這班活潑的黃種人底印象，恐怕也會因缺少了一個要素，而就此幻想不到這片平原的。同時這片平原，更代表着一個廣大莫測的墓地。幾乎沒有一方平地，是沒有許多墳墩的；犁鋤因此也須在墓碑之間，必恭必敬地起落着。這種地方的人民，無論或生或死，都是輕易不肯離開祖遺的田地一步的。照他們底行動看來，正彷彿是人屬於土，並非是土屬於人了；而且他們底那種死守家園的固執情形，也好像是因為他們底土地，始終不肯放他們離開的緣故。他們無論人口怎樣增多着，總是居留原處；至於他們唯一的自存方法，就是利用他們繼續加勤的工作，來苛索自然所賜的吝嗇的禮物；等到死後，他們就同入他們底母胎——土地，而更含永久性地繼續住在那裏。

# 原著者序

因西方各國，對於中國事情的隔膜，使一班微僉享得此種與中國一切問題有密切接觸的特權的旅華外僑，不得不担负着報告本人底見聞和印象的重大義務。作者之所以貢獻此書於讀者，就是想卸去這個責任。就作者所知道的，專論中國底較重大問題之一——饑荒，而以英文敍述的出版物，本書可算是第一次。

作者著述此書的計畫，是想盡他拙笨的力量，將下列的事情，愈簡單明白愈妙地，在這一二百頁中敍述出來：中國何以會發生如此頻繁的饑荒；同時在作者底私意中，怎樣才可防止牠們。如今關於中國以前所發生的災禍，除了那些僅為其他文字工作底註釋起見而有所記載外，並未有過一個專門的歷史工作；至於以前一切優劣的饑荒防免工作，如今在各種出版物中所談到的，也祇限於這種襯托和表彰該書所陳述的現在情形的用意。

本書底敍述中，有很顯明的重複地方。但這是不可免的，因為有許多原動力，在饑荒

底各種原因中，是互相關連的；且其救治工作，也祇有從事於那些具有普遍性而有相互關係的改良計畫底全部實現，才能有效。所以當單獨討論這些饑荒原因或救治方法時，作者往往重複說及已經敘述過的事實；但這種重複，並非是故意的，祇爲著重兩個饑荒原因或兩個救治方法之間的關係起見——這一點作者要請讀者諸君了解的。

作者在著述本書時，曾獲到下列諸君熱烈的幫助：中國政府顧問培克耳君（J.E.Baker），中國紅十字會總秘書章君（Y. S. Djang），燕京大學泰羅教授（J. B. Tayler），和中國華洋義賑會總工程師托德君（O. J. Todd）；在本書談到和他們底專門學識特別有關的地方，他們總肯不吝賜教地貢獻確切的批評和有益的提議，作者謹在這裏誠懇地向他們底一番熱忱，作一個總感謝吧。他更知恩地感到由於斯密司孫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比沙普君（Carl W. Bishop），和中國經濟調查會厄力斯吞君（H. B. Elliston）底帮助，而使他獲到的增益；此兩君一位是中國農事學專家，一位是中國經濟學專家，他們那透切的知識，使他們向作者所提議的計畫，有一種難於估計的價值。

此外作者還須向中國華洋義賑會表示謝意，因為他在本書登有許多從她底珍藏中抽選出來的照片，遂使本書底篇幅，增多無限的價值。這些照片中，凡非該會從外面收羅而來的，則都是托德君所手攝。

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

(Walter H. Mallory)

瓦爾忒·西·馬羅立誌於中國北平。

had been written by him, and he had given it to me. I had not seen it before, and I am sure it was not published elsewhere. It is a short article, and I will copy it here.

"*On the River Ribble*"

"The Ribble is a river which flows through Lancashire, from the Forest of Bowland, through Preston, Lancaster, and the Fylde coast, to the sea at Fleetwood. It is about 60 miles long, and has a catchment area of about 1,000 square miles. The river is fed by several tributaries, including the Lune, the Calder, and the Wyre. The river is used for fishing, boating, and swimming, and is a popular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river is also used for industrial purposes, such as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and textiles. The river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local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andscape of Lancashire."

## 引言

吳鵬飛譯

糧食底供給，如今已成爲中國人底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了。這件事即使在中國人相互間的談話中，已可窺見一斑。在別國的人，如果遇到了一個朋友，寒暄時總不外康健，安樂之類的言詞；但在中國人却並不這樣，他遇到朋友時，劈頭一句就是：『您吃了飯沒有？』。這種問候的方法，自然是農業國家底基礎；這種問候底用意是，——如果這被問的朋友，還沒有吃飯，問他的人，就知道他快要去吃飯了。凡是別國的人，來學中國的語言，文字時，中國教師，總是先教他們關於「食物」「吃飯」以及「買食物的錢」之類的生字或短句；並且『富人有飯吃，窮人則無』，往往就是初讀幾課書中一課底寓意。乞丐在中國人底俗語中，往往稱爲「要飯的」；同時乞丐們也都隨身帶着碗桶之類的器具，以便接受富人所食餘的殘肴之用。

糧食問題底發生，在中國由來已久：自從上古以來，饑荒差不多已成爲常有的災禍。

南京金陵大學底學生農事研究會，曾作過一個極重要的驚人報告，據說在紀元前一〇八年與紀元後一九一一年之間，中國曾有過一八二八次的饑荒，換句話說，就是，——差不多在每一年裏，中國底十八省內，總有一省曾鬧饑荒的。這樣看來，中國人之已死於飢餓的，真不知有幾百萬幾千萬了。所以，吾們如果要編一張中國人民底死亡率的表格時，還須另闢一個饑荒欄呢；同時因受荒年底影響而發生的生活力底薄弱，也足使死亡率增大起來。吾們試一翻中國的歷史，就可看見他底記載，差不多已充滿了以前所發生的一切災難底始末；同時牠不特盡量地將每次災難底性質和原因敘述出來，並且還記着辦理賑務的官員底姓名，和施救難民時之經過情形。

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夏禹治水，是中國歷史上的最著名的事績；他底疏導黃河的智慧，到如今還被人稱道不置，認為中國的大賢呢。自從禹帝治水以後，就有不少的官員，接踵而起地想追步他底後塵，同時凡能設法預防及籌賑饑荒的人，似乎漸漸地比無論施行那種有益於人民的工作的官吏，易為人民推崇贊美。

在西元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之間，中國底北部，會發生過一次極大的旱災，據可得到的最可靠的報告說，這次共死了五十萬人；——這件事到現在還深印在中國人底腦海裏哩。據愛德華氏 (Dwight W. Edwards) 底報告裏說，當災況最嚴重的時候，差不多有二千萬人，完全陷於無衣無食的境況之下。有幾處受災奇重的地方，非特歷年來所貯藏的食糧早已告罄，即使鄰近所生長着的各種植物，亦已羅掘殆盡。吾們如果在這個時候，到那裏去挨戶考察時，就可得到下列的食物名單：糠，薊，麥葉，花種，木屑，葉粉，棉子，旱莖菜 (Hang-ching-tsai 一種煮熟的野菜塊根。)，高粱皮，榆樹皮，白楊芽，草木底根，漂布的泥土，落花生底殼，玉蜀黍底穗軸，含有毒質的樹子，極不適口的豆餅，以及認為最可口的紅薯。這種食物，都是不易下咽的；其中有幾種東西，尤為難吃，自無怪那些無知的小孩子們，哭着號着地不肯下咽，而盡願受餓了。

無論甚麼物件，凡是可換錢的，甚至於樑柱之類，一般難民，都拿來出賣；同時借錢的利率，也已激增起來，直到後來，雖有百之一百的重利，而在有幾處地方的借債者，還覺得

不爲過分。這時受旱災的區域裏，往往有大批的人民，遷移出境，有幾處竟至全村搬移一空。在這種山窮水盡的時候，出賣婦孺——尤其是年輕的女孩子——的普遍情形，真可說已達到了極點；甚至有的人，專事保護小孩，以待善價。賣人的價錢，從華銀三圓起，至一百五十圓止，貴賤都有；所以犧牲了一二個年齡較幼的人，就可使其餘的家人，暫免飢餓。做父母的人，本不想將子女賣去，由人家去養活的好，況且又可藉此得些賣價，以養活其餘的家眷，倒不如忍心將他們賣去，由人家去養活的好，況且又可藉此得些賣價，以養活其餘的家人呢。

據愛德華氏底計算，因賑濟這次旱災的被難者，至少已耗去三千七百萬圓以上的鉅款。這筆鉅款，有半數以上，是由國際間的援助而來，其中有不少是從外國——尤其是從美國——捐募而來的。所以這次的巨災，得到國際間的助力不少；在救濟的時候，單講幾個外國的籌賑員，因在他們蔭庇之下而得苟延殘喘的災民，已有七百七十萬以上之數了。

這次空前的巨災發生後的善後事宜，雖已設法維持過去了；但將來又怎樣呢？況且萬

一不數年而重復發生饑荒起來，而賑歎又不能再如期源源而來，然則叫這許多日下受賑而得暫延殘喘的無辜之民，能不凍餓而死嗎？同時這種殺人無算的災禍，真是不能預防的嗎？一班深表同情於中國並已研究過中國饑荒問題的慈善家，曾供獻許多關於改良現下中國惡劣狀況的計畫。他們也會在——從宣教的牧師底「中國人民如能皈依耶穌教，則上帝將降福於他們」的主義，直到販賣機件的店夥底「中國底唯一希望，祇有亟早採用工業制度之一法」的觀念爲止的——許多補救方法中，盡力搜求對於中國最有特殊裨益的一個。

據一般濬河工程師告訴吾們說，現今於改良中國情形的工作中最爲迫切需要的，就是：疏通河道，以預防絕人生計的水災；改良灌溉方法，以增裕收穫；施行墾澤（收回被水淹沒之田地。）以及其他類似的計畫，以增多供給民食的田地。至於一班經濟學家，則主張：應用較好的銀行處理法，減低借貸利率，同時更利用城市內多餘的財富，以投資於鄉村的農務發展；或者竟施用殖民的方法，將人煙稠密的區域裏的居民，移到那許多在滿洲及蒙古的荒無人煙的曠野裏去，這樣一來，既可補救城市裏的人口過剩的不良狀態，又可使那些沃野

千里的區域，不至於長此荒蕪下去了；同時運輸方法底改良，也是一件極緊要的工作，因為如果交通既已改良，則萬一發生水災或旱災的地方，缺少糧食時，收穫豐盈的地方，不難將富餘的五穀，很迅捷地，並且不費巨資地運去接濟。

教育家則極力贊成在學校中另闢農務一門及森林學一課；他們底所以主張添設森林學一課，因為他們已深覺得幾世紀來，中國各處——尤其是北部諸省——底居民，對於森林，祇知道任意踩踐砍伐，却不知其於水旱兩災大有關係，而隨時加以栽植愛護。

有許多供獻意見於目前中國社會狀態的人，對於中國家庭底可驚的生育速率，十分注意，並且很堅決地說，除非中國人能自己知道依照他們生活力底大小，來支配他們家庭底範圍的大小，不然則要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底饑荒問題，是不可能的，——這句話在作者底意思，覺得確是中國貧民底對症良藥。

最後他們又同意地說，中國政治底紊亂，於目下這種非常惡劣的狀況，不無有些影響。雖然，即使在目下這樣不安定的時期，也還有很多可以補救的方法；況且吾們要研究用什麼

方法，來改善境遇，除了現在這樣一個好機會，還待何時？真是良機不可坐失了。

中國底饑荒，已成為一個何等重要的問題；吾們如果要想中國社會底狀態，有相當的進步，非將上述的計畫，完全施行不可。但其中有幾種工作，比較其餘的更易發生效力；並且作者著這本書的目的，不單是想貢獻些補救計畫，同時還想逐條加以分析研究，并指出其相互間比較上的重要。